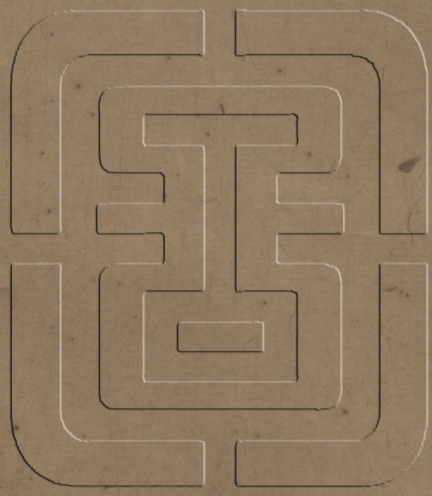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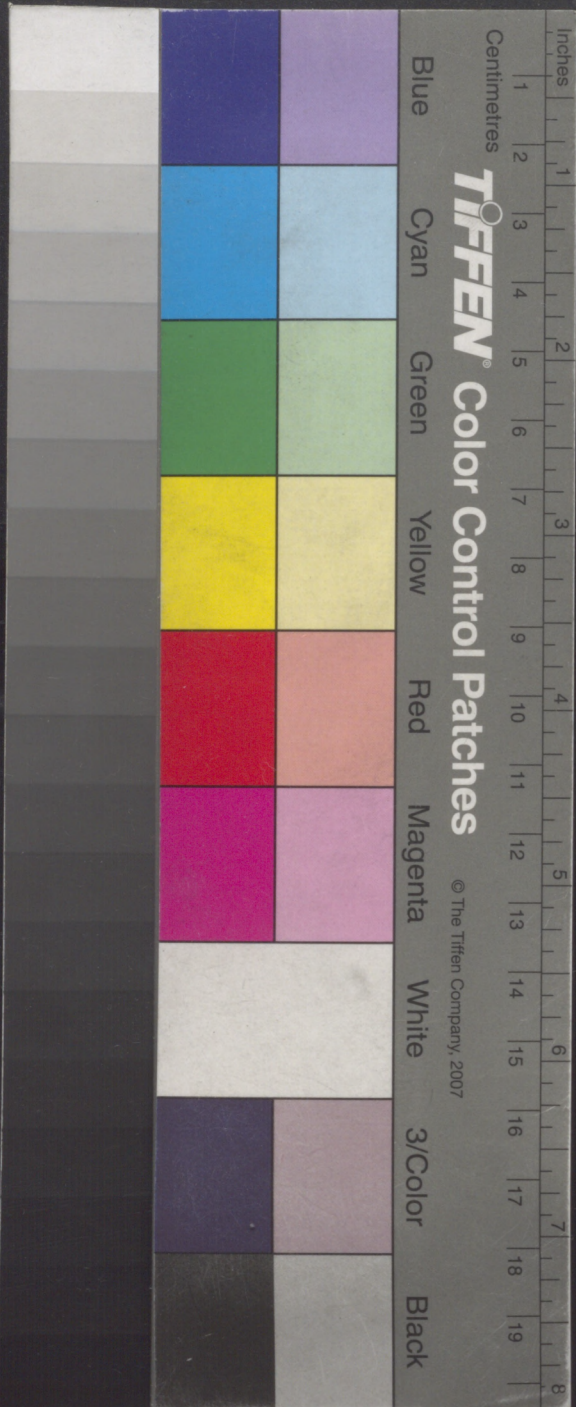
五朝名臣言行録

史1615



五朝名臣言行録

五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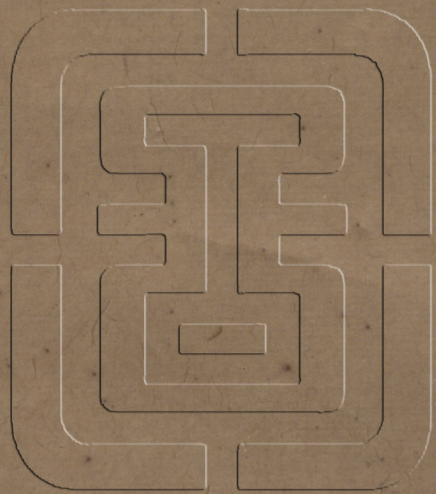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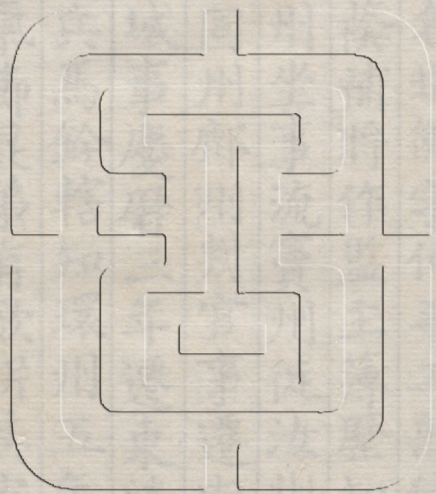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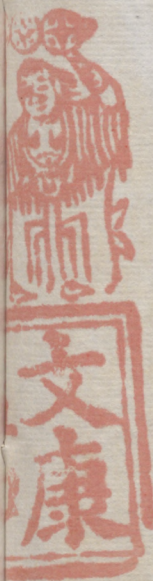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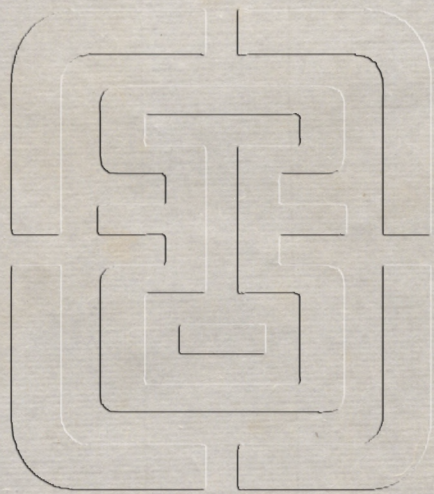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捐舉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

公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

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歷知涇陽縣通判

鳳州坐事流竇州徙汝州監徐州酒簽

書同州鄜州判官事遷內殿崇班知青

澗城事慶曆三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

路兵馬鈐轄知環州五年卒年六十一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家者君推資產

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

范公撰墓誌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
拘之使自凭欄立塼上受杖杖垂畢足或
落塼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
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
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
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開記
种世衡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曰
匕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
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
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

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
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
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
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開記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
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
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
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
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
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

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虜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

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

墓誌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

子視之戒以不愈必咎之撫養羗屬親入其家得歡心爭為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聞記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

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聞記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皆不煩外計一請自給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
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
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羗無復敢貳君戒
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
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墓誌
初种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
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
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
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
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

下淚矣

聞記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
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
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
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
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
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
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
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

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

服記聞。又名臣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卧此爾

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

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

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

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

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

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

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

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

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

意墓誌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最大

素號橫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

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虜

二川之間有古細甯城慶曆四年叅知政

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

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種旣出其不意又撈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環州吏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診詠

諮譔訢記誼

聞記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王某

號天都王各統精兵于別都

天都失其姓名

元昊倚

以爲腹心凡所以能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將軍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旣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

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
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
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
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
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
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
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
嵩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
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爲
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
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
之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
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
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
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
雜坐野利與嵩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
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
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
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

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
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
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
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
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
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
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
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
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
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

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
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
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
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鳧鴈侍左右於是
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
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
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
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
因欲并問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
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

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
藝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
之始悟爲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西
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蔽將軍不以
聞將軍不自辨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子
古詣匭習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
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
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秦之
人皆能道之

呂與叔文集後記聞筆談所
載與此小異疑當以此爲正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
入趙元昊境爲間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
汝考掠求寶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
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於庭而
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
昊使其妻之兄弟審令之舅野利旺榮及
剛浪陵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
爲民服齋書詣旺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
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所會元昊欲復
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

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鄙者
种洛苑書意欲更求通和邪邊將送文貴
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
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

三班借職

開記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
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
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
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
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

之一日羗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
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
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
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
諧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
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實刀而
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
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
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
諧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

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
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千餘
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
及灰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
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
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
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
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筆談
王荆公言於神宗曰人不堪擾只如今歲
一教則何由得精臣以為唯有修种世衡

之法誘令邊人皆知習兵可使抗敵則兵
可省邊備不待勞費而自足要如世衡有
智略能用間精密則難得若但如世衡誘
邊人習兵中人皆可以為之上曰教人
勇擇才武者入宿衛此亦可以誘邊人習
兵但令邊將為如此事須寬假之勿拘以
文法彼乃可為對曰誠當寬假察則當詳
密若但寬假而察不能詳密則小人因緣
廢法亂紀更為邊害不可不謹也凡今責
邊將則所急者不過數條其餘則一切可

闊略如此則人材易得就最所急者是使
邊人自知習兵先王能以中國禮樂兼夷
狄所長此所以能勝夷狄使邊人知習兵
乃亦所謂兼夷狄之所長也要在舉人之
所利者以加之於習兵之人不待令而自
勸矣且世衡獨以一守私爲之尚能如此
今又上承朝廷所以利道之者衆則其見
効又當倍於世衡矣

王荆公
日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之一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

公名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中進士第

歷黃州司理叅軍開封府法曹知襄邑

縣擢群牧判官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

官出爲廣東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爲

侍御史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降

知汝州除陝西轉運使進龍圖閣學士

知延州兼經略安撫招討使元昊旣稱

臣召爲樞密副使改叅知政事拜樞密

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鄆州拜
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復為觀文殿大
學士知青州徙定州召還京師以太子
太保致仕薨年七十六
明道中召入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
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
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富
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
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蝨螟為災民憂
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

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用以徇民
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
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為之

用獨寵君天子御史耳

司馬公
撰墓誌

為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官者稱教旨

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已來未有美

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官者

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

命皆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

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為姦利事

公屢奏其狀不報會使廣南將行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仍下詔戒天下風俗墓誌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爲之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不拜延安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昼焚掠幾盡距郭無幾悉爲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召

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爲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爲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驍勝方驕若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

是召之自從公所喻以逆順禍福遣還文
貴尋以旺榮等四人書來用敵國禮公以
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
命公復書勿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
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
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
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
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
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
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

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國之禮公
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
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
修復涇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
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
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臣賀從昺來
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
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
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
昺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昺得至京

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誕以來雖屢戰得氣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寢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昌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爲夏國主

墓誌

莊敏公爲鄜延招討使元昊効順公召李誠

之間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爲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爲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

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王延壽何來吾爲將而不與知邪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火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

談叢

元昊旣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旣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

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旣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

服

談叢

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爲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

畀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
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
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墓誌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
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
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
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為不可施昌言
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為農
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間閭必皆為盜賊
上亦疑之以問二公二公曰今公私困竭

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
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
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
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頭曲
脰詐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
不樂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
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許
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

禁軍增數萬人

東軒筆錄○又記聞云傅永曰皇

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
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
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

衣糧歸鄉閭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
是時文公為執政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
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
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永曰
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
費九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
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
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
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

墓銘

廣源蠻儂智高反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
撫使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

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公公以

青必能辦賊請專以委之於是詔嶺南用

兵皆受青節度卒破智高墓誌。此事詳見狄武襄公事中

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

大藩處之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侍上久

求領節度使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

來未有內臣為節度使者陛下至孝允

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

兢兢畏敬况祖宗典法又可隳邪上

乃止由是內外怨疾頗多墓誌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 上是時 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 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敬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

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 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繫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旣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入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 陛下春秋固方盛然

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蚤決之羣情旣安則大異可塞矣臣歷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

萬死而不悔也

王禹玉撰
神道碑

虜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定其地旣而召虜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和爲市虜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虜且去公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築二堡于屈野之西使虜不敢耕故地光

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虜兵輒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戡擅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戰沒而戡僅以身免未幾虜送道元歸詔御史鞠之乃言與戡等行視堡地因爲虜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戡等輕出亡師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

神道碑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
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 主上注意方
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
支 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
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
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墓誌
公好學出於天性雖耄老家居常讀書賦詩
以自娛至忘飢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
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
其為治以愛民為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

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抵畏繩墨豈得自
恃貴重亂天子法耶唯治軍差嚴有犯輒
以便宜從事或斷斬剗磔或累笞取斃軍
中股栗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
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
卒望風聳畏而終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
易有所關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
易無愛吝心墓誌

八之二

樞密使狄武襄公

公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少隸軍籍
選為散直寶元初陝西出兵出補延州
指使以功累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
招討副使入為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
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
祐中儂智高反以宣徽南院使宣撫荆
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賊平拜樞
密使以使相出判陳州薨年五十

公風骨奇偉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
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
西兵出數無功公自散直為延州指使延
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間大
小二十五戰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
鎧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
湯城遂略宥州之境燔其積聚數萬廬舍
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五口五千七百又
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
賊要害使不能闕邊 上欲召見公會寇

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繇是天下知公名

王禹玉撰神道碑○又東齋記事云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功至招討副使而上未識其面遂令圖形以進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

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

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

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

筆談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
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
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

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
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
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
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
不可勝計也

筆談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
忽墜過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
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
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
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

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
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

筆談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眾叛乘南方無備連
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
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
之甫至則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
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 仁宗憂之遂
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眾擊之翰
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
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

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
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者官
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
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
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
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
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
不知為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
陣偕方卧帳中悉為賊所虜揚畋余靖又
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

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
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
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
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
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
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
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
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
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
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

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此言告之苟欲
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
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
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
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
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
荷鋪羸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
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軍肅
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
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

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
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兵彀
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
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
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某知英州供備庫
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
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
法斬之唯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
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
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

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眾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

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與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之上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南豐雜識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智高以青爲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

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畏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智高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

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
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
萬人擊智高為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
申朔智高與某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
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
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
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
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
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
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

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為備上元張
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窠無所嚴
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已酉
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
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
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
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
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
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
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

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立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

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

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止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旣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

聞記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筆談○又東軒筆錄

云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晨起諸將詣帳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

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此事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

所俘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為京觀于城北

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

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作奏者公曰

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神道碑

又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

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功

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

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

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

利而能戒乃青

之過人處也

狄青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相語童

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摠一般

只在汾河川子畔以為青汾河人面有刺

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

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之予應之曰此唐

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

臣疑心耳范蜀公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今相國韓公故資政殿大學士

范文正公之為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竒

之曰此國器也文正嘗以左氏春秋授公

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死夫之
勇不足爲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
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其在涇原也起居
舍人尹洙與公同經略招討安撫使事洙
有文武才略博通古今常稱公曰古之名
將無以過也公於交遊在亡不渝師嘗後
以貶死公厚卹其孤如至親焉余襄公撰墓誌
其徙真定道過故鄉謁縣先下車趨至今庭
遂燕故老於纛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
父喪雖社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

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
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
霧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飲者
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其
衆神道碑

公之南征今觀文孫公沔與公偕行其軍中
之政公實專之至于南夏經久之制多讓
孫公裁處談者嘉其謙挹墓誌

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
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

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
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
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

已知其有量

韓魏王別錄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
韓魏公宣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
詩魏公為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
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
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曾遇之亦厚每
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無禮

邊城無之狄公為求於內郡后每燕集終
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

稱狄公善制易也

聞見錄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
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
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

云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
身十餘通請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
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
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或勸去鬚間

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

或云仁宗喻青使
去其涅青指其面曰

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
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每至韓公家必拜于

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
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錄聞見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
有醮祭者必先關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
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為樞
密使一夕夜醮而旬當人偶失告報中夕
驟有火光探卒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
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
家有光恠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
語權知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

夜光恠出屋鄰里謂失火而往救則無之
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喧於縉紳間
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而夜醮之
事竟無人為辨之者

東軒筆錄○或云青在樞
府四年每出軍士必指以
相誇青家嘗有犬生角又時
萑出紫微垣青去而滅云

由至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

公名育字春卿建州浦城人
中進士甲科舉賢良方正通判蘇州
還知太常禮院改右正言供職
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慶曆五年拜樞密副使數月改叅知政事
復爲樞密副使出典數州召爲翰林侍讀學士
辭疾請郡得汝州會疾甚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

鄜延路經略安撫使以疾辭改知河中徙河南薨年五十五

公爲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

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歐陽公撰墓誌

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知襄城縣宗室宦官往來上冢過縣者無虛日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皆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它境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府允先

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

已

墓誌

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堅子可即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

過自新 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

墓誌

又龍川志六寶元初元吳慢書始聞張鄧公為相即
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為憂
吳春卿時為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勿與較許
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邊臣密脩戰備使
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
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
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
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竟亦不問世乃以
春卿之言為然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 上前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
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多公

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
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
廷爭為不肅故兩不時若因并罷公

墓誌

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
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
賊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
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
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
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
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

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
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
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
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誌
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
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
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
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
恩而龐丞相等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
得罪麟府遂警墓誌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
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
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
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天子數推
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踈遠者至公
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墓誌

公在諫職時賈昌朝等數人名編脩資善堂
書而實教授內侍公奏罷之爲叅知政事
山東盜起 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
足慮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

爲可憂 上欲徙二人淮南公曰盜誠無
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福也
乃止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留臺舊不領
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
公者公爲辨曲直判狀尾堯佐畏恐奉行
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
耳

公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踈易行而不可犯
遇事不妄發發即莫能奪其辯論明白使
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

白事數與仲淹忤旣而仲淹安撫河東有
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
行之

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
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 上即召赴闕

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
其從者 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
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
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 仁宗非棄

材之主也

東坡志林

夫於... 其... 會... 王...
 (Large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八之四

叅政王文忠公

公名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通判明州知光州入為右司諫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入翰林為學士為陝西體量安撫使權三司使遷翰林學士承旨群牧使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薨年五十六諡文安元豐中詔以公嘗與建儲之議贈太師中書令改今諡

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
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
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歐陽公撰墓誌
遷左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
哀矜之方后廢時宦者閹文應有力及后
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
奸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
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
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
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

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

上遽爲之罷

墓誌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
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
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
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
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
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范文正
公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
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

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迺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營田

以其地益募弓箭手

墓誌

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墓誌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

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被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

其業

墓誌

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維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徃徃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自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

墓誌

爲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
室官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
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
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
造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
能勝衆怨願得罷去墓誌上愈知公爲忠爲
下令捕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動在位六年
廢職修舉皆有條理墓誌
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
多屬目徃徃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

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
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
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墓誌

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
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墓誌上前所陳天下
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
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
其體自宜如是邪墓誌○公有建儲事見文
略公富韓公范蜀公事申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

公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知
 天長縣徙知端州入為監察御史歷三
 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三
 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復
 為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揚廬州江寧
 府召權知開封府遷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為三司使拜樞密副使薨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訐盜割牛舌者公使

其數自...
 與...
 除...
 其...
 公亦...
 為...
 刺...
 為...
 五

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
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徒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
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
一硯歸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
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
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
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
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史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

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

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呂氏家
塾記

包孝肅公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

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官官為之斂手

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

收狀牒謂之牌司公開正門徑使至前自

言曲直吏民不敢欺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
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
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
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
吏言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但受脊杖
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
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
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
仁笑比黃河清

筆談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
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
自是親舊皆屏息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
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爲
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
不到有閩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爲
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
言若中於理亦審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
所難也

記聞

包孝肅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

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
右以爲龜鑑別條七事多見采納及後爲
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群
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
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
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
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
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
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
非邀後福者唯陛下裁察仁宗喜曰

徐當議之

公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
敦厚雖嫉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恕
不爲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
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
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云

八之六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公名德用字元輔鄭州管城人父魯武

康公超事太宗真宗有勞公以父

任為官以御前忠佐為馬軍都軍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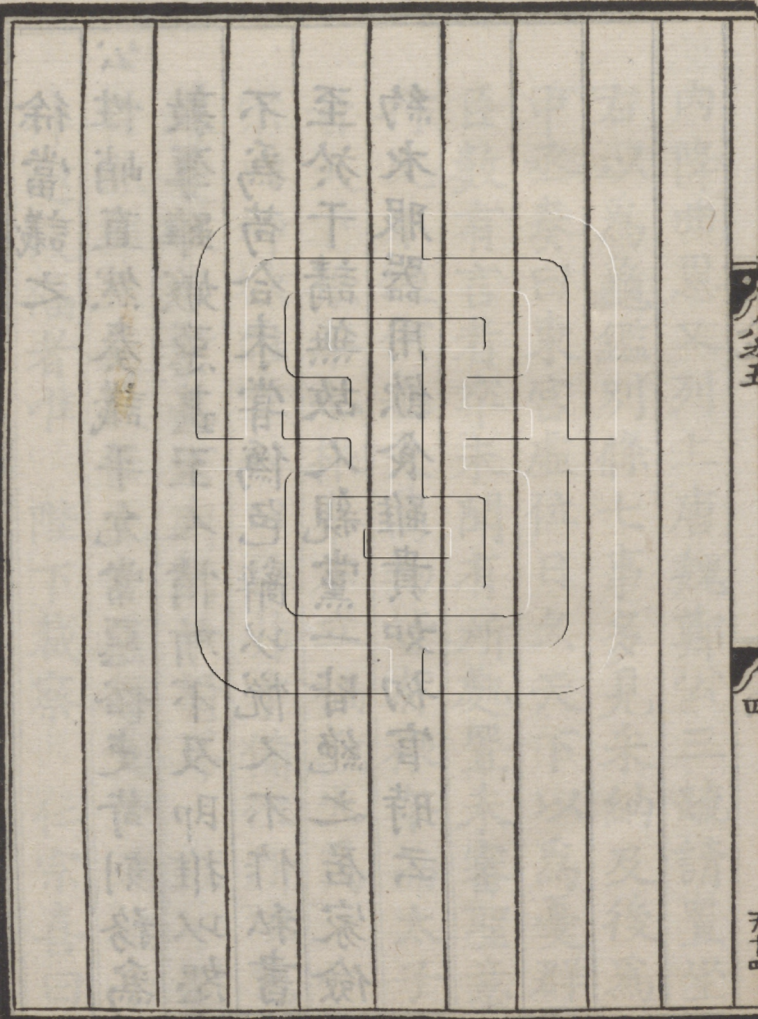
為邢洺磁相巡檢知廣信軍徙冀州召

為侍衛親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揮使

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遷副使知

院加宣徽南院使罷為武寧軍節度使

赴鎮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徙知



曹州起為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徙定
陳州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平章事以
太子太師致仕復以使相起判鄭州至
和元年拜樞密使封魯國公凡三歲求
去位至六七乃以為景靈宮使五日一
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明年薨年七
十九

至道二年遣五將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
門為先鋒殺獲甚眾軍至烏白池諸將失
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

乃以兵前守隘令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
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
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嘆曰王氏有

子矣

歐陽公撰
神道碑

邢洺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輿
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
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神道
碑

真宗上僊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
后詔賜坐甲衛士酒獨王德用令所轄不
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泣曰衛士荷先

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耶 后大歎賞自是有意

大用

澠水燕談

先是軍中選補不以公其貧亡貲雖當補不可得公典禁軍親為按籍以勞舊第進騎士請馬集於廷中混而給之吏無所容其

私

王禹玉撰墓誌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

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

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以公

可任大事

神道碑

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

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

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神道碑。又滬水燕談曰。王武

恭公狀兒魁偉而面色正黑難匹天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

公比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

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

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

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

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

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

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神道碑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

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

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

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

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

聞之震恐會復議和解徙知陳州道過京

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謝曰備

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神道碑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

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

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誼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貳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

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謹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手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

處事

聞記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

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九大
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
其言多見施用

神道碑

皇祐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
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
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
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常侍上射
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
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
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

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

衣金帶

神道碑

公為人剛烈有大志善得士心平生論議長
於兵而不學孫吳兵法遇事慷慨言亡所
避在樞府時會契丹閱馬雲朔朝廷意其
南牧議者以通好日久不宜生此公曰戎
狄虎狼也其可信哉願飭邊備常若寇至
猶恐其不及也慶曆中契丹果背約遣使
欲求關南故地朝廷患之公方出帥真定
詔公會議二府公以謂契丹必欲內寇不

宜遣使示情此殆過貪漢餌爾公遂入奏
言臣愚無狀願 陛下假臣二十萬得先
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犬願 上不許公
曰 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
全舊好後卒如公言 上又嘗遣使問公
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
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處致虜兵軼境
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
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揅以至於敗誠願不
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墓誌

寶元初趙元昊欲僭稱號遣其校楊守素奉
章還節因貢羊馬等朝廷欲拒弗內公曰
第留所貢塞下令守素至闕徐計之或欲
因守素入傳舍壓壞垣死其下公益以為
不可

墓誌

公天性孝友事後母盡力居家約易不事娛
燕祿賜多調施諸族與人交不苟既合雖
貧賤不遺故人為人奸進於公公問約所
遺幾何迺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
恩其敢私市邪 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

藏于家

墓誌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
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
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
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
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
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聞見後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九之一

諫議大夫田公

公名錫字表聖嘉州人進士第太平
興國中為右拾遺出為河北路轉運副
使徙知相州以論事移睦州入知制誥
出知陳州又坐法貶官未幾召還知通
進銀臺封駁司出知秦州咸平中詔舉
賢良方正之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
公應詔召還再掌銀臺遷侍御史知雜
事擢左諫議大夫六年卒年六十四

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
飲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 太宗既
取太原范陽未下 帝怒不賞平晉之功
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
意深切 帝感悟璽書褒答賜內帑錢五
十萬僚友謂公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
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殖其性豈一賞而
奪耶在河朔累章論邊事知睦州下車建
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
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聞禁中火拜章

極言 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上書請封

禪及在西掖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
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
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
役朝廷爲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
變拜䟽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 真宗皇
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

仍加寵賚

范文正公
撰墓誌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田錫奏曰皇王
之道微妙曠闊今師平太原逮茲二載未

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
兵免驅生民爲瘴嶺之鬼上嘉納焉趙
普當國錫謁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
檢今群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
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
不便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
草遺表猶勸上以慈儉納諫爲意絕無
私請上厚卹之玉壺清話
田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
曰陛下日徃月來養成聖性上說益

重之

聖政錄

田錫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
體者四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
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
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爲御屏
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
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
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蒙求
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

名臣傳

田錫疾亟進遺表

真宗宣御醫賚上藥馳

救之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出其表示之

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者多矣非祈澤

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

為慮而傲于朕者興歎久之命優贈典

遺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

上親署鐫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

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遺

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

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

得其正晏如也

墓誌

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

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

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

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

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

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

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

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

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
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
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
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
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公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庭危坐終日未
嘗有懈容自幼至老手不釋卷慕魏徵李
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然性不敏
悟治郡無稱云

九之二

內翰王公

公名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擢進士
第解褐成武主簿知長洲縣召試拜右
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貶商州團練使召
還拜左正言再知制誥至道元年入翰
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
司出知滁州移揚州真宗即位召還
復知制誥咸平初罷知黃州四年徙蘄
州卒年四十八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爲郡從事始知之間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聞見後錄王禹偁能屬文 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

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 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爲誠尋知制誥 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妖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左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 上思其才復召爲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 真宗初即位召爲翰林學士脩 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

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鷄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聞記王內翰禹偁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議太宗賞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多所是正坐救徐鉉貶官召為翰林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為服內翰

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責知滁州真宗即位以直言應詔召為知制誥咸平初脩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平生大節如此聞見錄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聞記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

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
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
送者徃徃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
恬然不以為恠也

歸田錄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
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
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
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碩肯此虧價
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

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嫉惡過仇
讎世以為知言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

閣得禹偁章奏嘆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

擢大理評事

記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
人內脩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
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
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
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
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
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䟽請
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聞記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
胡殺之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偁上
䟽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
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
使天下知屈己而爲人也二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

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畜之兵銳而
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
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宜皆經制三曰難
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宜糾
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
僧尼恐其驚駭且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
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
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儉
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

繼遷平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
居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
之聞記

王禹偁在翰林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

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
彰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
也至於彫織之言豈足以軼慮較輕重於
瑣瑣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
福 上顧曰卿愛朕之深者擻遺

王元之嘗請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

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為是疑大
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請為當但難
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
以朝退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
之言澠水燕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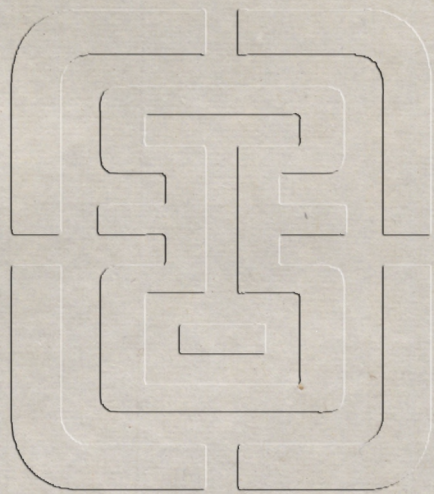
王元之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
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
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又奏請令州郡脩城池除械器練軍士
上嘉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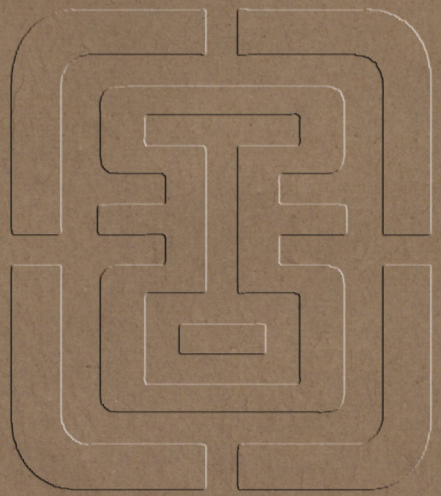
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鋒氣俊厲極談世
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少所推
讓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
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愧
矣又爲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諷以是
頗爲流俗所不容故累登文翰之職尋即
罷去交遊多儒雅士後進有詞藝者極意
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遊其門下

蘇內翰贊公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

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
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
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
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
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
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
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
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居
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

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
特如此而已乎余始過蘇州虎丘寺見公
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
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
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惟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雖死靡憾
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
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
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此書之流心破曉製宜
特如... 則處在寺見公
之... 我雖而不可
得... 公為宛州以
公... 附其家傳去
惟... 亦允也其將
... 各... 之信...
... 亦... 何以古之有... 其類公
... 之不能... 之在... 九... 變... 起之

